

目次

(上册)

第一回	淡月疏星唐宗祷告	红光紫气宋祖诞生·····	1
第二回	偶求良友跳出乐窝	巧遇异僧指明迷路·····	10
第三回	从征北汉奋武扬威	随伐南唐披坚执锐·····	19
第四回	虎斗龙争扫平江北	称臣纳土收复淮南·····	28
第五回	美女圣君不胜酒力	孤儿寡妇莫保皇基·····	37
第六回	应天顺人法尧禅舜	形单影只带恨含愁·····	46
第七回	绿酒筵前浓歌艳舞	红灯影里蜜爱轻怜·····	55
第八回	两孤臣火里尽孤忠	三勇将水边施勇猛·····	64
第九回	赵太祖杯酒释兵柄	郝夫人侃言谈婚姻·····	73
第十回	皇姨招配轻掷彩球	都监赏军大啖人肉·····	82
第十一回	雪夜寒天访存贤相	轰雷掣电惊倒美妃·····	91
第十二回	月白风清炼师见鬼	酒酣耳热蜀主填词·····	100
第十三回	三战三逃蜀军败绩	九攻九胜宋将成勋·····	109
第十四回	修降表李家成世业	受国俘宋主害相思·····	118
第十五回	宴仪学士独知掌故	花蕊夫人两显才能·····	127
第十六回	彩蠹彩旗殿庭奏舞	媚猪媚狗官院寻欢·····	135
第十七回	汉刘鋹丧邦见辩才	唐李煜荒政讲舞术·····	144
第十八回	和尚游娼昏君作客	士人诣阙大将专征·····	153
第十九回	白衣纱帽一时待罪	斧声烛影千载传疑·····	162
第二十回	遵盟言继承大统	纳土地宾服天朝·····	171
第二十一回	降汉主诗成平晋县	伐辽邦兵败高梁河·····	180
第二十二回	赵太子捐生横宝剑	杨令公杀敌舞金刀·····	189

第二十三回	救妹夫反中狡计	陷皇弟独逞奸谋·····	198
第二十四回	欢天喜地颂德歌功	发愤成狂操刀执挺·····	207
第二十五回	曹彬失律屡战屡逃	杨业败亡尽忠尽节·····	216
第二十六回	君子馆边弃甲丧师	王孙亭畔揭竿起事·····	225
第二十七回	杀贪吏民众吐气	立储君朝野归心·····	233
第二十八回	雀舌龙芽贤后纳忠谏	鱼肠燕角良将退敌兵·····	242
第二十九回	慈寿宫中叮咛垂诚	澶渊城北踊跃用兵·····	251
第三十回	假造天书说神捣鬼	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260
第三十一回	谋食谋衣美人奏技	作威作福贼子弄权·····	269
第三十二回	诸奸并发丁相徙边	一病长眠李妃谢世·····	278
第三十三回	结私怨一言罢官	承新宠二美惑主·····	287
第三十四回	争献纳使臣识大体	立战功良将镇边陲·····	295
第三十五回	定变乱中宵闹官禁	运奇谋元夜入昆仑·····	304
第三十六回	定大计劝立储君	陈孝道斡旋国母·····	313
第三十七回	撤帘归政退处深宫	变法维新荐登台阁·····	322
第三十八回	罢旧臣书生当国	兴重兵诸将平戎·····	331
第三十九回	临漪阁神宗闻私议	安上门郑侠图流民·····	340
第四十回	议疆界失地七百里	开边衅屠民五万人·····	349
第四十一回	曹后怜才免兴冤狱	神宗尽孝谨守遗言·····	358
第四十二回	调兵遣将五路兴师	弃甲抛戈全军败绩·····	367
第四十三回	筑城永乐辱国丧师	奋战兰州斩关夺寨·····	376
第四十四回	献阴谋走谒高公绘	征政见驰问司马光·····	385
第四十五回	罢奸邪太后任忠良	争意气朝臣结党派·····	394
第四十六回	乐新婚天子画眉	犯众怒婕妤丢脸·····	403
第四十七回	郝总管相府定奸谋	梁押班公堂铸冤狱·····	412
第四十八回	闪电惊雷天良重现	残脂零粉旧爱难忘·····	421
第四十九回	诬贤妃两番拟诏	破敌兵八面埋伏·····	430

浮生扰扰古今同，名利空余两袖风；
半夜短檠评俊杰，一樽浊酒数英雄。
虽然有国分南北，试问何人识佞忠；
三百余年宫里事，闲来都付笑谈中。

第 一 回

淡月疏星唐宗祷告 红光紫气宋祖诞生

似烟非烟般的微云，烘托着疏星淡月，益显得素光流绮，银汉参横。这时候铜壶玉漏，已报三更三点，正是天寂人静，万籁无声。那后唐明宗李嗣源，忙整肃衣冠，与皇后出至御花园中。值日的内监，早在光明亭上，摆设香案，焚起御香。明宗与皇后便同至香案前跪下，对天祝告道：“生是胡人，因逢世乱，遂被群众推为中原之主，暂承唐统。自担负重任以来，日夕兢兢，自顾无德无才，实不足以君临天下。愿求上天早生圣人，为斯民作主，拨乱反正，复归治平。”明宗正在祷告，只见陡起一片红光紫气，霎时间把个洛阳县夹马营笼罩住了。明宗一见，满心欢喜，晓得自己的诚心，已感动上苍，呈此异兆，定已产生圣人了。于是与皇后叩头起来，一同回宫安息不提。原来唐朝末年，王纲不振，一切大权，尽外操于将帅的掌握，皇室日以衰微，天下日以纷乱。起先这些拥握重兵的将帅，不过是左右朝政，专擅一切，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于唐朝的正统，还是大家维系着。后来，朱温头一个大胆自己做了皇帝，把唐朝列祖、列宗递嬗相承的正统斩绝，改称梁朝，便引起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一班儿，大家

抢着来做皇帝了。于是所谓梁、唐、晋、汉、周，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吴越、闽、楚、荆南这五代十国，便前仆后继，此争彼夺，各争一时一地之雄长。可是这些朝代、这些皇帝，或是起于盗贼，或是出自戎狄，都是一时侥幸之幸，得做皇帝，南面称尊；并无一个能够澄清海宇，统一中原的，而且刚一立国，便起亡国之祸。享国最长久的亦只得十有余年，短促的不过三四年便灭亡了，弄得兵戈扰攘。六十年间，差不多没有一天宁息的日子，生灵涂炭，达于极点，所以欧阳永叔便称这个时代为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当时那个后唐明宗虽然是个胡人，却是生性纯正，仁爱待人。他看着这种乱离的惨状，便十分痛心。因为自己没才能去治平它，故采用祈祷的法子，求天生下圣人来，拯救百姓。真是他一诚感天，万民有幸。经他每夜在御花园与皇后向天祈祷，夹马营内赵弘殷府中，果然生下一个奇异的香孩儿，长大来为世救星，开宋朝三百年基业。怎么叫做香孩儿呢？因为他诞生的时候，有红光满室，紫气盈轩，遍体现出金色，异香围裹，旬日不散，所以便叫做香孩儿。这个应运而生的香孩儿，不但是生的时候有这样的异征，而且他的家世也是世代官宦，不同微贱。祖籍涿州，高祖名做朮，在唐朝做过永清、文安、幽都三处的大令；曾祖名做珽，历官藩镇、兼任御史中丞；祖名做敬，亦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都是很有政声的。父亲名做弘殷，骁勇善骑射，在后唐庄宗时曾留典禁军，甚为同朝所推重。母亲杜夫人，是定州安喜县杜三翁的女儿，治家严毅，极有礼法。杜夫人头一胎生得一位公子，名做匡济，不幸夭折了。第二胎生的，便是香孩儿。当香孩儿出生的时候，赵弘殷正在明宗



驾下做从军指挥使，奉着圣命，提兵要随天雄节度使石敬瑭赴闽州征剿闽州节度使董璋。忽于出征的前一夕获此佳儿，夫妻二人，欣喜自不待说。赵弘殷就唤香孩儿名做匡胤。自来非常之人，生小就能做非常之事，所以赵匡胤儿时，也就行径特异。他每常与群儿嬉戏，便喜排兵布阵，自为大元帅，指挥群儿做些战守攻取的形状。及至少长，出入营中，他便专事舞刀、击剑、射箭、驰马；又生成豪杰情性，雅好结交那些勇武少年。不数年间，赵匡胤豪放之名，就传闻得遐迩共仰，都想一见为快。有磁州的韩令坤，太原的慕容延钊，这两个也是豪放不羁。五陵年少，听说道赵匡胤的大名，便不约而同地来到洛阳，拜访于他。三人相见之下，言投意合，顿时成了莫逆之交。每日约到一处，或是较量技击，或是比赛骑射，或是对茗讲古，或是把酒谈兵，甚而呼卢喝雉，镇日纵博。总之，他们三个，日逐必定要一同弄到大家兴尽，才肯各自散归。本来在洛阳不少裘马少年，赵匡胤一出来，就大家前簇后拥地追随着他，惟他马首是瞻，一起游玩。今又加上韩令坤、慕容延钊两个来帮助着，把个赵匡胤更抬举得声名日大，交游日广了。就实际讲，赵匡胤当时在诸少年中，也着实推他是个出类拔萃的：论武艺是他最为精绝，论见地也是他独胜一筹，就是凡百游戏，也是他能够层出奇计，所以这班少年推他做为领袖，原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人类至不齐，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凡是被人推崇的人，同时也就是被人嫉忌的人。赵匡胤既然这等被人推崇，自然也就不能免有人要来嫉忌他了。诸少年中有一个叫做史怀才的，最是个量小好胜的人，因为每事都不能赶上赵匡胤，心中已是十分的不乐意；又见赵匡胤被众人推崇得像天神一

般，不由得越加气不过起来，便存着一个嫉忌他的心思，要想法害他一下，出出自己一肚皮怨气。碰巧这日史怀才家里，从塞北得来一匹高而且大的黄鬃马，甚是劣性，无人能制伏得住这匹马。史怀才想道：这匹马倒是赵匡胤的好对头，我何不就牵它去骗他乘骑，害他跌一个筋斗，至少也使他受点痛苦，落得大家笑话一场。心中计算已定，便走到马厩中将那马牵出。他也不备鞍鞵，就牵着一径往赵匡胤一班人日常会集的地方来。真也凑巧，史怀才牵马走不多远，正遇着赵匡胤与韩令坤、慕容延钊一班人，都骑着马并辔争驰而来。赵匡胤一马当前，看见史怀才牵着这么雄壮的一匹好马，便将自己的马勒住，含笑对史怀才道：“你这马是几时得来的？怎么不备上鞍鞵乘骑呢？”史怀才答道：“此马是新近从塞北买来的。因为它十分劣性，没有人驾驭得住它，所以不敢去乘骑。适才它在马厩中嘶闹的紧，所以我牵它出来溜散溜散哩！”赵匡胤便仔细将那马端详了一会，又对史怀才道：“果真没有人驾驭得住它么？”史怀才道：“实在是没有人驾驭得住它，并不是骗你。”赵匡胤笑道：“你就把它让我乘骑一会何如？看我来替你驯伏它！”史怀才故意道：“我劝你还是不要冒险尝试的好，跌坏了人不是好玩的！”赵匡胤道：“而今你别说这些话，只问你到底肯不肯把它让我乘骑？”史怀才道：“你要乘骑一会，有何不可？我是怕你驾驭它不住呢！”赵匡胤道：“区区一马，尚且不能驾驭，将来怎能驾驭天下人呢？你看我的本领吧！”史怀才又故意道：“如此，且待我去携得鞍鞵来。”赵匡胤道：“不必！不必！骑马何必定要鞍鞵！我就同你换一换马。”说着，就翻身跳下马来，将自己的马交与史怀才，从史怀才手里接过那马的缰绳，奋身一跃，又上了那

马。那马果然劣性，赵匡胤刚才一上去，它也不待鞭策，便四蹄怒张，似风驰电掣一般，向前疾奔。这时韩令坤等，深恐赵匡胤坠马，便连忙一同策马赶去。那史怀才却一心要看着赵匡胤跌筋斗，也就上了赵匡胤的马，加鞭直前追逐。赵匡胤骑的那马跑得异常快捷，不一会便跑有十来里地。前面恰恰有一城，城闾不甚高大，行人却十分拥挤。赵匡胤心想飞马入城，行人闪避不及，必定要闹出乱子来，忙欲收缰回马。不料那马正跑得起劲，不听约束，仍然向前直闯。赵匡胤不觉着急起来，正在马上设法如何处置，那马已驰抵城闾。马高城低，赵匡胤这一撞将上去，纵然不死，也要头破血流。赵匡胤不觉“呵呀”一声，把身躯向后一仰，一个倒翻筋斗，便从马后坠将下来。说也奇怪，赵匡胤刚一坠下，好像有人在暗中搀扶着似的，竟是好好地直立地上，一些儿没有损伤。那马也停蹄不跑了，好像等待他一般。赵匡胤定一定神，便将那马带转，耸身上马，从原路回来。那马也不似适才的倔强，竟从容缓步，徐徐行走，好像先前使赵匡胤翻了个筋斗，受了惊吓，而今特意安慰他似的。韩令坤等起先远远地望见赵匡胤骤马及城，翻身坠马，以为一定受了重伤，禁不住心中着急，大呼“坏了”。史怀才则恰如心愿，私自欢喜。旋见赵匡胤身将及地，忽平地迸起红光万道，将他的身躯托住，安然直立，那马亦停于前边，大家这才一齐惊喜，幸庆他福分不浅。史怀才反倒吃了一惊，才知道赵匡胤不是等闲之人，把嫉忌他的心思顿时打消，翻悔不该害他。于是一齐迎着赵匡胤道：“大哥受惊了！不知究竟跌伤了哪里没有？”赵匡胤道：“我是一毫没有损伤。可是这马真是悍劣异常，不是我腾挪得快，这颗好头颅就平白地撞碎了。”又对史怀

才道：“而今这马也驯伏了，总算符了适才之言，可以证明我不是说大话了。”史怀才道：“好说，大哥驭马本领，端的非他人可及！”一路说着，不觉已回到原先换马的地方。赵匡胤与史怀才便各自下马，彼此便换回了马匹。大家作别回家。自此，同辈中益加敬爱赵匡胤。史怀才也再不敢存心撮弄他了。又过一日，赵匡胤与韩令坤两个在一土室中樗蒲作戏。韩令坤连呼成白；赵匡胤五掷皆卢。二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外面一阵鸟雀声喧，噪得似千军万马的在那里鼓噪一般。二人不胜惊呀，便立时停了博局。韩令坤道：“难道鸟类中出了怪物不成？好在我们都携带着弓矢，就与大哥出外一观，如果真的有甚物作怪，我们就将它射杀，也就算是替鸟类灭除祸患。”赵匡胤道：“你言正合我意，我们就出去吧！”当下彼此挟了弓矢，一同出室。走到外面一望，并不见有什么怪异。只有一群喜雀，约千百以上，在空际互相搏斗，噪个不休。赵匡胤道：“这真是雀角之争了。这些雀儿，原本同类，何必这等争斗，同类自残呢？我们就设个法儿替它解除争端何如？”韩令坤道：“大哥说得有理，只是这些儿在空中，我们在地上，怎能替它解围呢？”赵匡胤道：“这不难，大凡两造相争，它两方定有为首的枭雄。这等危害同群，自残其类的狠戾的枭雄，就是鸟类中的暴雀。现在为除暴安良起见，就不能不射杀它以示惩戒了。你我且分向并举，你射左方，我射右方，看哪个能射得着哩！”韩令坤道：“就依大哥之言，我们射吧！”于是一同弯弓搭矢，分左右射去。只见飕飕的几箭，都是箭无虚发，一并射杀了几个雀儿。其余群雀，便立时解了争端，飞逃得无影无踪了。两人方囊弓戢矢，想回到原处，继续前局，猛听得一声怪响，适

才做博场的那间土室，竟无缘无故地塌倒了。韩令坤额手道：“真天幸！要是我们不因雀噪走了出来，岂不压死在里面了么？”赵匡胤道：“总算是我们命不该绝，所以便突来雀噪，引得我们离开险地，避免大难。不过那群鸟雀为着要救出我们，反丧了几条命，我们此时真有些对不住它了。现在只好把它收拾来掩埋了，算是抚恤它吧。”韩令坤听说，果然把那几只射死的死雀，一起收拾掩埋了。看看时候已经向晚，两人便分手自归。后来杜夫人听道这两回事，深以为忧，恐怕匡胤往后或至闯出不能避免的祸患，即便与赵弘殷商议，要他在公退之暇，也帮着管束儿子。赵弘殷是一向为国勤劳，在家里的时候很少，所以对于匡胤在家里读书的成绩，从来就未曾查问过。今因杜夫人提及，便将匡胤唤到跟前，教他要及时攻读诗书，以为后日的应用。匡胤率尔对道：“父亲严命，儿自不敢违；只是治世用文，乱世用武，亦是当然之理。现在中原纷扰，兵戈四起，正是需用武事的时候。儿甚愿娴习武事，以便他日乘时用以安邦定国，建立不世之业。至若文事，儿只求明其大旨就够了。”杜夫人道：“但愿儿用功青灯黄卷，换取紫绶金章，继承祖业，不辱门楣，就是幸事，还想立什么不世之业哩！”匡胤奋然道：“母亲教训的，乃是太平时做人的道理，不宜于乱世。儿想天生我于乱世，当然不是生我作太平书生，定必别有使命，所以儿虽不才，很想效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为：用一骑马、一杆枪荡平天下，也像他这样做一番大事业！”赵弘殷不待匡胤说完，一声断喝道：“还不住口！自后不再许似这等胡说乱道，也不许专门习武谈兵，总要用心攻研诗书，才是立身大本！”匡胤见父亲发怒，诺诺连声，答应道是。只见外面一人龙

行虎步地走了进来，口里一面说道：“大丈夫生于乱世，正是要负起拨乱反正的大责任，轰轰烈烈地做它一场，才算不虚此一生！大哥既有志愿要这样做，我就来帮着你做！”这正是：

父母纵然无奢望， 弟兄却是有雄心！

要知说话的是什么人，怎能不要通报就走了进来，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偶求良友跳出乐窝 巧遇异僧指明迷路

赵弘殷与杜夫人忙举目一看，只见进来一位佳公子，径趋依匡胤身旁，长得唇红齿白，玉立亭亭，正是第二个儿子匡义。赵弘殷见了，益发怒道：“小孩子能懂得什么！也这样跟着妄言大语的！”吓得匡义把头一低，不敢复声。杜夫人道：“你兄弟两个回书房里用心读书去吧！”匡胤巴不得这一声，忙答应着与匡义退了下来，同向书房里去。赵弘殷叹道：“有了儿子，也是一桩担心的事！这两个小子，匡义还算沉潜一点，匡胤却就专门好动，终有一日要闯出大祸来，连累你我的！”杜夫人道：“我看他兄弟两个，都是怀抱着大志的，大郎更是超群出众，所以他便不肯埋首窗下，做书生的功课。你我管束得到，固然好，就是一时管束不到，他任意作为闹出乱子，也是命运使然啊！不过男大当婚，大郎已到授室之年，应该赶紧给他配亲才是。或者他有了妻室，能够安然一些，你我就可以少担忧心了。”赵弘殷道：“正是，前日同寅王指挥曾来给匡胤说过一门亲事，是贺家的女儿，我当时没有答应。而今既这么说，待与王指挥再见时，与他说知，就择个吉日给他聘定了吧！”说着，家人来禀：“王老爷着人来说，请老爷过去，有事商议。”赵弘殷说声知道了，家人退出。然后赵弘殷又与杜夫人说了几句话，便起身出来过王府而去。真是公子有缘，婚姻发动。原来这王指挥请过赵弘殷去，非为别事，乃是重提前议，一力替贺府作冰人。赵弘殷不再推

辞，当下满口应允，选日下定。因为杜夫人急切要给匡胤娶亲，所以一经文定，不久就把贺家女儿娶了过来，了却那向平之愿。匡胤与贺氏，正是郎才女貌，两口子恰是一对佳儿美妇。赵弘殷夫妻，自是喜悦。在赵匡胤结婚的这一日，热闹非常，门里门外，结彩悬灯，嘉宾满坐，贺客盈门，说不尽一团欢喜气象。尤其是那洞房里摆设得齐齐整整，烛辉宝炬，香熏沈檀，翡翠衾温，鸳鸯帐暖，但觉满室香气氤氲，灯光璀璨。韩令坤、慕容延钊、石守信、张光翰、赵彦徽一班与赵匡胤交好朋友，都是一色华冠鲜服，到来吃喜酒，贺新房。这一夜新房中，真个是欢声满耳，喜气扬眉，支使得这位做新郎的赵匡胤，眼花撩乱，满心儿只有欢喜。那慕容延钊原与赵匡胤最契好，又最是年轻善辞令，他头一个闹着匡胤道：“大哥今日作了新郎，益发见得风流俊俏了！你们来看！他两道眉儿都带着俏哩！”韩令坤接着道：“这个是有个新名儿的，叫做艳福上眉梢。”众人听说，一齐走上来望着赵匡胤脸上看个不住。赵匡胤被大家这么一来，不知怎的竟把往日那种豪放之气逼住了，顿觉两颊绯红，走也不是，立又不安。慕容延钊又道：“从今以后，我们或是坐在屋子里，或是黑暗的地方，大哥若是到来，我们不要看见人，就晓得是他来了。”众人听了不解，同声问道：“这是怎么说呢？”慕容延钊笑道：“你们不晓得么？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啊！因为大哥从今日起，天天偎倚着新人儿，两下里卿怜我爱，就要把那种脂粉香气，留存在衣上脸上，他一出来，老远就香气喷喷的；我们只要一闻着香风，自然就晓得是他来了哩！”众人听他如此一解释，不由得都望着赵匡胤大笑起来。石守信道：“只怕此后要想见大哥，就不似先前那么容易哪！他这一

入了温柔乡，享着艳福，哪里还肯出来空费那甜蜜的 光阴呢？”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闹得个赵匡胤莫可如何，只好装聋作哑，陪着笑脸儿任他们嘲弄。直闹到漏尽更残，才一同辞去。赵匡胤见众人去了，便与新人双双就寝，成就了夫妻大礼。果然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赵匡胤娶亲之后，新婚燕尔，夫妻十分欢爱，就把远大雄心，暂时搁置了。一日，天气晴和，嚶嚶莺鸣，赵匡胤听了，忽触动求友之心，便忆及韩令坤、慕容延钊多时没有会见了，忙去寻访他们时，尽都出门去了，只得闷闷而归。于是赵匡胤心下，便又活动起来，也想到远方去走走。光阴荏苒，不觉已是汉乾祐年间，赵弘殷奉命出征凤翔，战胜了王景，积功擢升为都指挥使。赵匡胤自思：此时还不去建功立业，难道要老死儿女子手中吗？况且父亲正在统兵作帅，我何不去从军帮他征战，藉此建立勋业？想到这一层，立时雄心复壮，便走到里面禀告母亲杜夫人，要即日西去追随父亲取战功。杜夫人只是不允，匡胤没法，默然退出。但是他主意已定，见到必行，待至夜阑，他便换上戎服，携带箭囊弓袋，背母媵妻，连夜离家而去。比杜夫人听见贺氏禀知夜来匡胤留书于案，私自出门去了，要想挽留，已经无及，只好听他前去。赵匡胤是初次远游，哪里识得路径，所以他本意要向西从父，却反绕道南行。后来知道错了方向，已经走了三日，便索性将错就错，往前行去。怎奈所携资斧，偏又不多，行至襄阳，就全数用罄了。这日走到傍晚，正想似此关山失路，日暮途穷，却向何处安身？猛抬头见前面有一座壮大寺院，正好投宿，便直向寺院奔来。进了山门，走上大殿，只见有十来个和尚，站立在那里，好像守候什么人似的。匡胤便上前向众僧施礼，

告求借宿一宵。谁知这些僧徒，都是长得两只势利眼，生成一个爱钱心，起先见匡胤走上殿去，以为是来参神礼佛的，所以不曾阻拦；而今听说是要借宿，把他上下一打量，晓得不是个化钱的施主，是个落魄的征夫，当下便一齐白眼相向，哗声逐客。赵匡胤生来豪杰性情，又是生长富贵之家，哪里受过这种恶气？顿时忍耐不住，厉声喝道：“此等所在，原属方便之地，尔等倒不容我借一宿！须知惹你爷一怒，尔等就莫想活着一个！”一僧随口还话道：“你又不是当今皇帝，说要怎得，便依你怎得！我今日偏不容你借宿，看你敢奈何我们么？”那僧口里说着，手也划着，做出个大模大样来。不提防赵匡胤早一脚飞起，把那僧踢倒数丈以外。众僧见赵匡胤动武，恃着人多，想围困他，便一拥而前，向他拳足交加。不料还没有近得身时，便一个一个被他踢倒尘埃。登时这大殿之上，横七竖八地躺下一地的和尚，像狗一般地乱爬，口里打着念“阿弥陀佛”的腔调，一片声哼着“哎哟哎哟”。还有几个旁观的小沙弥，吓得魄散魂失，飞也似地奔进里面去了。一会，众僧爬得起来，正想再打时，只见一个童颜鹤发的老僧，挂着锡杖，后面跟着两个小沙弥，款款自内走出。众僧见了便垂手站立，不敢复动。赵匡胤是个眼明心灵的，望见就知是个有道高僧，忙趋前几步，拱手道：“恕弟子放肆了！”老僧还礼不迭道：“老衲命小徒迎个贵人，不知彼等有眼不识泰山，反倒冒犯尊驾，还求贵人恕罪！”赵匡胤见老僧执礼既恭且敬，又称他为贵人，倒弄得莫名其妙，因说道：“弟子一介平庸，怎敢当贵人称呼！只因路过宝刹，适逢日暮，故而冒昧趋造借宿一宵。不料令徒不肯相容，又且恶语相侵，弟子未能养气，以致争斗起来，搅扰师傅，实是有



罪！”老僧道：“贵人不必太谦，此乃小徒之过，就请方丈坐地。”又顾谓小沙弥道：“替贵人接过弓箭，去打扫一间洁净客房，准备贵人休息。”于是便把匡胤让到方丈里面，分宾主坐了，小沙弥献上茶来。赵匡胤便请问老僧原先姓名。老僧道：“老衲自幼儿就出了家，至今已有百年，姓氏早就忘记了。不过老衲向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两句话的是透彻明了，就取用其意义，自署做空空，人家也就此唤我做空空和尚。”赵匡胤道：“师傅年高道高，定知过去未来，弟子愚昧，不知将来结局如何，敢请指示迷惑。”空空道：“点检作天子，是有定数，贵人后福正自不浅哩！”赵匡胤不解怎样唤做点检作天子，便又追问究竟。空空道：“此乃天机，未可尽情泄漏，待至日后，贵人自知端的。”赵匡胤见空空不肯直说，遂起身下拜道：“弟子今日有缘，幸遇师傅，纵然天机不可尽泄，但弟子目前正在途穷落魄，进退维谷，总求略示进止，俾知归趋！”空空连忙离座走避，合掌为礼道：“善哉！善哉！贵人不必心焦，前路正有奇遇！贵人明日但向北行便了。”赵匡胤道：“不敢隐瞒师傅，弟子至此，已是囊空囊罄，莫名一文了，怎能前进呢？”空空道：“这个无用疑虑！区区资用，老衲自当替贵人措办。”赵匡胤道：“造扰上方，已属不安，怎好复劳厚赐呢？”空空道：“结些香火缘，原是老衲分内事，请贵人不要放在心上。”说着小沙弥捧上素斋，空空让匡胤吃了。又奉过茶，然后命小沙弥导匡胤去安息。赵匡胤便起身辞出方丈，随小沙弥来至客房，只见窗明几净，被褥整齐，不觉欣慰异常。这小沙弥却也彬彬有礼，直侍候着匡胤脱衣睡下，才将门带拢自去。赵匡胤一来是行路受了辛苦，二来听说前路便有奇遇，心下十分安宁，一倒头便熟睡了。